圆桌讨论：西方民主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权利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3-02-09[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81035&idx=1&sn=0ea1b60df6cdb5161e021932f8f72bda&chksm=8bb01b1abcc7920c118c415451559173cbde4b50e40a558c609efbf0263bfb561a50f66267ce&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93) 发表于

收录于合集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院长

范勇鹏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副院长

主持人何婕：范勇鹏老师分析了中国民主的优势，同时也做了中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对比。他说的第一点，中国的民主它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西方民主代表了利益集团的利益，代表了少数人，因为少数人可以通过票选操纵所谓的“民主”。那它的历史上是这样吗？我们回溯到它源头的时候，它这个制度设计是这样的吗？

**西方民主从诞生起就有基因缺陷**

张维为：西方民主制度有它的基因缺陷，这基因缺陷从古希腊城邦政治就开始了。因为城邦政治规模都非常小，最大的雅典可能就二、三十万人，其它就更小。结果导致了它的视野就在自己城邦内，所以你会发现在城邦内有非常严格的制度，比方这个公民投票权只能限于男性公民，女性没有，奴隶没有，其它地方城邦的人没有。所以1/10的人都不到，很小的比例。然后因为自己本城邦的，只想到自己的事情，其它城邦的人权利都没有的。所谓有限的投票民主只限于它自己城邦内，城邦之间是没有的。到今天都是这样的，这是它的基因缺陷。古希腊的时候，柏拉图就开过这个玩笑，他说，怎么能搞民主呢？怎么能搞一人一票呢？就像你生病了，你是要找一个专业的大夫给你治病，还是广场上随便高呼一声，弄出一个人来给你治病。这种传统一直是这样，很长很长时间，民主都是一个贬义词，他们叫做（mob politics）暴民政治。所以包括美国民主最开始的时候设计制度就是把人民排除在外边，这是有意的这样做的。那么什么时候democracy（民主）开始逐渐变成积极的意义，基本上是西方主要国家完成了所谓现代化或者工业化之后，他们突然发觉一人一票结果是可控的。后来选举就变成“选主”了。

主持人何婕：所以对西方民主想要了解得更多，你要把时间再往前推，要看到它的缘起，这样对整个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解就立体化了，就全面了。

**西方民主**

**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权利**

范勇鹏：怎么理解所谓“民主”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原始的“部落制度”，我这个部落里边所有男性一起出去打猎，我们就有权力。其他人不管你是内部的奴隶、女性、孩子、还是外边的人，全部是为我们服务，是受我们打击的敌人。所以这样一种文化它就带有这样一种基因。所以我们想看一个制度是不是民主或者这个民主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站在哪个角度来讲的。如果你问一个古希腊的奴隶，你问一个古罗马的奴隶，他肯定不认为这是一个民主的制度，刚才张老师讲到雅典可能只有不到1/10的人是享有这个权利的。比如中世纪产生了威尼斯，佛罗伦萨这样很小的民主共和国，非常民主吧！所有的公共职务是由大家抽签来产生，根本连选举都不用，这够民主吧！但是你知道，这个抽签是限制在极小的一部分人里边，在威尼斯大概只有1.7%的人口，所以你站在这1.7%里边，这是一个很好的民主国家。你如果站在那90%多的人口里边，这根本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到现在西方的民主依然如此。英国完成“光荣革命”之后，拥有投票资格的大概5%。所以有个政治哲学家讲过一句话，他说真正统治英国的是坐在公共马车后排的那些谢顶男人，说白了就是中产阶级和新贵族这样一群人。美国建国实际大概也就不到5%的人口卷入进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

其实刚才张老师提到一点，就是“民主”这个词过去两千年都是一个贬义词，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一个褒义词呢？就是欧洲的19世纪工人运动起来之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把民主旗子打出来，打出来之后，这让统治者压力非常强大，所以资产阶级的国家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给驯化掉，把它纳入到它的体制里边来。同时它又完成工业革命了，它可以去靠剥削别人，所以它就接受了这样一种可控的以程序为标准的这样一种所谓“民主”。所以这样一种民主实际上它自己也不是很自信的。西方人从美国立宪，宪法里边从来不讲自己是民主的。

**西方民主制度**

**不适合大规模国家的治理**

主持人何婕：两位反复提到一个概念叫“规模”。您看人口规模它是一个规模概念，其实国土的规模它也是一个规模概念。刚才范老师讲到了西方民主制度里头，它其实一直治理的是小规模的国家，它小规模国家治理它催生出来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包括民主制度在里头，跟大规模国家的治理经验是完全不一样。

张维为：我记得《纽约时报》的记者有一次到复旦大学来采访我。他就问这个民主问题。后来我就说规模。我说如果我办一个职业学校，有200个学生这是一个学校。我办一个复旦大学3万学生，这也是一个学校，这两种治理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规模，我说中国是100个普通国家加在一起的人口规模，所以治理当然是有自己一整套的传统、方法等等智慧。美国的制度是前工业革命时期设计的。你看这次麦卡锡当选众议长，这个是15轮之后当选，然后做了大量的妥协，追溯一下历史是160多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基因就是这个问题处理不了大国的政治。

主持人何婕：会不会是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规模非常重要。因为它没有这个经验，很多东西要见过，实践过，你才知道。如果他们始终面对的就是这种小规模的治理，它是不是也没有这个概念？

范勇鹏：实际你回到美国建国的时候，那些真正的政治精英那些政治家们是懂这个问题的。这些人都是有大量的文章是来探讨规模问题的。他们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欧洲文明过去几千年都是极小的国家，今天我们美国搞这么大，美国当时多大你知道吗？290万人口，它说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怎么治理？他们当时在欧洲唯一能找到的一个样板就是瑞士。瑞士是一个联邦。

主持人何婕：人口相当。

范勇鹏：所以他们要搞了这么一个联邦制度。所以当时他们是认识到规模的效应问题。但是后来当它崛起之后，然后它统治了世界，它要去忽悠别人的时候，它就要刻意把这个东西给掩盖起来。但是我们中国历史太悠久了。我们“文明型国家”是一个“百国之和”。大家这么多的民族搞在一起，那么是要共同生存，所以我们领导人经常讲这句话叫“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搞那种小规模民主里边所产生出来的这种所谓“票决”、“党争”这样一套东西。可以想象在我们这样一个大规模国家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实际上我们历史上已经有无数的这种惨痛的经历了。

主持人何婕：所以大家就可以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口规模和土地规模。

张维为：西方政治在美国战后形成的美国的政治学的问题，就是它不讲领导力的。做企业管理的、讲企业的、讲经济的，它都讲规模的，而且都讲领导力。但政治它不需要，一套统一的标准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了。我们老讲领导力的作用非常之重要。中国模式特点是第一把手特别特别重要。

主持人何婕：刚才范勇鹏老师在演讲当中说到的第三个点，中国的民主它会使人向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英国脱欧的投票，西方的很多它所谓的一些民主特色的这种选举，经常是大家去选了，但是结果可能会让自己后悔。但是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整个民主实践的话，我们有个词叫做充分酝酿，充分酝酿最后这个结果才可以让更多的人第一接受，第二是更符合大家的心声。

张维为：我们现在讲全过程人民民主，它就包含整个的过程，你看整个人民从参与到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发表意见，到最后执行，到最后对执行的监督等等这样一个过程，西方它就没有这样，它决策是少数人的决策。到监督你就只能是选举，四年一次的选举，否则他继续做下去。

主持人何婕：您刚刚说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大家也很关心，一个是一个“全”字，还有一个是“人民”，其实这两个词完全是密不可分的。您刚才也说了，在整个民主实践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每个链条它都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个理念。

范勇鹏：讲到权力和人民或者政府和人民关系，其实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比如在一个家庭里边，好的家长是天天让孩子锻炼学习，保持各方面健康成长对吧。一个不好的家长，他会说你爱玩手机，你打游戏，你去放纵，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想看多长时间电视给你看多长时间电视。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家长。放到国家里边，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政府和人民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它应该是一个紧密结合的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双方是互相负有责任和义务和权利。政府你就不应该是仅仅去迎合我刚才讲到的民意，而是应该政府和人民在一种互动的过程中，大家共同来追求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那么我们看今天西方这种自由民主制度，它其实就是因为它采取了这样一种大众选举的方式。政府慢慢就退化到一种不对人民去负责任，而只是为了获得选票去迎合你的意见。我就得到你的选票，退化到这样一种状态了。其实说漂亮话或者做空口承诺是很容易的事情。每一个政党竞选的时候都会说我要减税，我要增加福利，我要许诺出一大堆漂亮的诺言。但是真的等你上了台之后，老百姓又没有权利来监督你，等到四年之后下台历史责任清空，全部归零，什么都不用负责。我们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我们是一个在所有的环节，所有的流程里边，所有的包括立法到政策的决策到执行，各个方面我们都是要政府和人民之间是一种互动的状态，大家来共同追求一个好的结果。

主持人何婕：所以您刚刚说的中国的民主是会让人引导人积极向上，其实用您刚才的话说，政府的治理跟人民的获得感之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不仅是互动，还有高度的共鸣，有着高度的共识。

张维为：毛主席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我们都讲这些。西方不是的，西方特别是美国，最典型的就是愚民政治。因为美国到现在为止电视为主，你看它电视节目就看得出来，凡是免费的大部分都是垃圾节目，稍微好一点节目都是要付钱的。那么这样底层它真的就很愚昧、你碰到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包括毒品合法化也跟这有关。结果使国家走向堕落，美国的有识之士也看得很清楚，写了很多这样的文章，《纽约时报》上都有，不能这样做。但是没有办法，它抵挡不住。

主持人何婕：范勇鹏老师总结的中国民主的第四个优势是它是个自力更生的民主。其实我在想这个民主制度是我们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我们自己摸索出来，我们自己实践总结出来的。

张维为：我想自力更生它至少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前面我们都讲到的来自于本土。中国共产党来源本土，中国人民解放军来源本土，中国民主制度来源本土，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东欧当时垮得这么快？因为它有很多事物确实是苏联强加给他们的，或者是连一些组织的安排都是斯大林就这样做了。它没有本土的积累，积累不够，后来导致它的巩固也是不够。另外就是没有高度的独立性，就是我是独立于外部的。我们可以观察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政党没有足够独立性的。

**自力更生的民主有来源本土**

**和高度独立性两大特点**

主持人何婕：可能有一些人在观察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觉得我们的这种独立性反而显得好像是一种跟别人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了之后，他心里就有点担心，跟别人不一样了。两位老师怎么来帮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要有自信。

张维为：对，你要自信。

主持人何婕：现在不少人一听说中国跟别人不一样了，他担心。

张维为：他要研究一下我们的文明型管理，我自己就是一个世界，我本来就是 “百国之和”，高度的凝聚力。所以我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我不会听人摆布，一定是我自己传统的延伸和发展。我的文明里面有这个好学的因素，好的我都愿意接受，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有自信。

范勇鹏：我们经常讲中华文明，华夏文明。什么叫文明？其实从定义上来讲，它是一个能够自主生存的这样一个单位，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看刚才讲到西方的民主制度，现代之前几乎所有的民主制度都是和奴隶制密切相关的。比如古雅典是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奴隶，古罗马某种程度上虽然不算纯粹的民主，也有一定的民主的因素，是以大量的奴隶为基础的。一直到近代到19世纪，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这些国家还都是有合法的大规模的奴隶制。这个咱们客观地讲，任何一个民族历史上可能都有奴隶现象，都有奴隶出现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像英美法这样的以奴隶劳动为一个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支撑部分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美国宪法到今天，它的宪法里边白纸黑字依然把一部分人定义不是人。当然后来通过修正案已经修订掉了，它怎么讲呢？比如黑人在立宪的时候，是一个3/5条款，一个黑人相当于3/5个人。还有一个条款是叫other people，就是说黑人之外的其他比如说印第安人了，包括早期的一些移民，他们是不仅不算作人，不享有政治权利，甚至连人口统计都不统计在内的。所以它是一种依赖于不断吸血这样一种体制，然后号称自己是一个民主制度。

主持人何婕：所以我们经常会分析会去阐述中国民主制度的优势。刚才范老师说的第四点自立自强，平时我们可能说的比较少。但是这是个非常好的视角，就这样的一个民主制度，是我们自立自强独立自主这样的一条道路上，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上生发出来的，这是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本节目播出于2023年2月6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